

圖經衍義本草上卷三

卷七

宋通直郎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

宋太醫助教辨驗藥材許洪校正

衍義總序

天地以生成為德有生所甚重者身也身以安樂為本樂所可致者以保養為本世之人必本其本則本必固本既固疾病何由而生天橫何由而至此攝生之道無逮於此夫草木無知猶假灌溉矧人為萬物之靈豈不資以保養然保養之義其理萬計約而言之其術有三一養神二惜氣三隄疾忘情去智恬憺虛無雜事全真內外無寄如是則神不內耗境不外惑真一不雜則神自寧矣此養神也抱一元之根本固歸精之真氣三焦定位六賊忘形識界既空大同斯契則氣自定矣此惜氣也飲食適時溫涼合度出處無犯於八邪寤寐不可以勉強則身自安矣此隄疾也三者甚易行然人自以謂難行而不肯行如此雖有長生之法人罕專尚遂至永謝是以疾病交攻天和頓失聖人憫之故假以保

救之術輔以蠲痼之藥俾有識無識咸臻壽域所以國家編撰聖惠校正素問重定本草別為圖經至于張仲景傷寒論及千金金匱外臺之類繁然列於書府今復考拾天下醫生補以名職分隸曾屬普救世人之疾苦茲蓋全聖至德之君合天地之至仁接物天上大賚天下故野無遺逸之藥世無不識無乃然本草二部其間撰著之人或孰用已天人於商較致使學者檢據之間不得無感應不併考諸家之說來之實事有未盡厥理都從之以臻其理如東壁土則流隱避不斷者神水冬灰之類之以見其情如水白菊下過而水香影氣濁精陸地而生于文簡誤脫者證之以明其義如石泉石諱避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藥避宋朝諱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是以搜求訪緝者十有餘年採拾眾善於瘵疾苦和合收蓄之功率皆周盡矧疾為聖人所謹無常不可以為醫豈容易言哉宗奭常謂疾病所可憑者醫也醫可據者方也方可恃者藥也苟知病之虛實方之可否若不能達藥性

之良毒辨方宜之早晚真偽相亂新陳相錯則曷由去道人陳宿之遺唐甄云言仕為太人心腹應煩獨二歲診曰腹有蟲指食髮而然今辨雜黃一劑少還吐一此如辨指無日燒之有髮生張果駢聚之齒唐玄宗召張果氣乃愈生張果駢聚之齒唐玄宗召張果類然曰非佳酒乃寢須視齒燠縮頰左右取斷如意擊墜之藏帶中更出藥傳其此書之斷良久出已生榮然駢聚帶益神之意於是乎作今則編次成書謹依二經類例分門條析仍衍序例為三卷內有名未用及意義已盡者更不編入其神農本經名醫別錄唐本先附今附新補新定之目錄本經已著目錄內更不聲說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若傳愛衛生之士志意或同則更為詮修以稱聖朝好生之德時政和六年丙申歲記

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補註總叙言舊說本草經者神農之所作而不經乎帝紀元始五年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所在輶傳遣詣京師此但見本草之名終不能斷自何代而作又樓護傳稱護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本草之名蓋見於此是尤不然也

世本曰神農嘗百草以和藥濟人然亦不著  
本草之名皆未臻厥理嘗讀帝世紀曰黃  
帝使岐伯嘗味草木定本草經造醫方以療  
衆疾則知本草之名自黃帝岐伯始其淮南  
子之言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七十毒亦  
無本草之說是知此書乃上古聖賢具生知  
之智故能辨天下品物之性味合世人疾病  
之所宜後之賢智之士從而和之者又增廣  
其品至一千八百二十名補注本草一千八百  
兩用者有三用者其稱十二體然一體有分  
字為名字於義方九可謂大備然其間註  
說不盡或捨理別趣者往往多矣是以衍撫  
餘義期於必當非足以發明聖賢之意真有  
補於闕疑

用以緩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脈栗則和  
故鹹可以養脉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  
散則不學故辛可以養筋肉緩則不壅故甘  
可以養內堅之而後可以受收之而後可以  
散欲緩則用甘不欲則用辛用之不可太過  
太過亦病矣古之養生治疾者必先通乎此  
不通乎此而能已人之疾者蓋寡矣  
夫安樂之道在能保養者得之況招來和氣  
之藥少攻決之藥多不可不察也是知人之  
生須假保養無犯和氣以資生命纔失將護  
便致病生苟或起治非方旋見顛越防患須  
在開日故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此聖人之  
預戒也  
攝養之道莫若守中守中則無過與不及之  
害經曰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  
蓋不適其性而強云為逐強處即病生五藏  
受氣蓋有常分用之過耗是以病生善養生  
者既無過耗之弊又能保守真元何患乎外  
邪所中也故善服藥不若善保養不善保養  
不若善服藥世有不善保養又不善服藥舍

卒病生而歸咎於神天噫是亦未嘗思也可  
不謹歟  
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迷於生樂以精神徇  
智巧以愛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  
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疾矣極力勞形躁  
暴氣逆當風縱酒食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  
食生冷溫涼失度久坐久卧大飽大飢脾為  
之病矣呼呌過常辨爭陪答胃犯寒暄恣食  
鹹苦肺為之病矣久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慾  
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  
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  
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衛生之士須謹此五  
者可致終身無苦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正  
為此矣  
夫善養生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外者  
實外以充快悅澤貪欲恣情為務殊不知外  
實則內虛也善養內者實內使藏腑安和三  
焦各守其位飲食常適其宜故莊周曰人之  
可畏者杜帶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  
也若能常如是畏謹疾病何緣而起壽考焉

得不長賢者造形而悟愚者臨病不知誠可畏也

夫柔情難縮而不斷不可不以智慧決也故憚道不可不速斯言至近易其事至難行蓋人之智慧淺陋不能勝其貪欲也故佛書曰

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何所依止是知貪欲不滅苦亦不滅貪欲滅苦亦滅聖人言近而指遠不可不思不可不懼善攝生者

不勞神不苦形神形既安攝患何由而致也大人之生以氣血為本人之病未有不先傷其氣血者世有童男室女精想在心思慮過

當多致勞損男則神色先散女則月水先閉何以致然蓋愁憂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故神色先散而月水先閉也火既

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脾既虛則金氣虧故發嗽嗽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氣

不充故多怒鬢髮焦筋痿候五藏傳遍故卒不能死然終死矣此一種於諸勞中最高難治蓋病起於五藏之中無有已期藥力不可

及也若或自能改易心志用藥扶接如此則

可得九死一生舉此為例其餘諸勞可接脉與證而治之

夫治病有八要八要不審病不能去非病不去無可去之術也故須審辨八要庶不違誤其一曰虛五虛是也後飲食不入此為五虛

二曰實五實是也肝或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明發此五實也三曰

冷藏腑受其積冷是也四曰熱藏腑受其積熱是也五曰邪非藏腑正病也六曰正非外邪所中也七曰內病不在外也八曰外病不在內也既先審此八要參之六脉審度所起

之源繼以望聞問切加諸病者豈有不可治之疾也夫不可治者有六失失於不審失於不信失於過時失於不擇醫失於不識病失於不知藥六失之中有一於此即為難治非

止醫家之罪亦病家之罪也矧又醫不慈仁病者猜鄙二理交馳於病何益由是言之醫者不可不慈仁不慈仁則招禍病者不可猜鄙猜鄙則招禍惟賢者洞達物情各就安樂亦治病之一說耳

合藥分劑料理法則中言凡方云用桂壹尺

者削去皮畢重半兩為正既言廣而不言狹如何便以半兩為正且桂即皮也若言削去皮畢即是全無桂也今定長一尺闊一寸削去皮上麤虛無味者約為半兩然終不見當日用桂一尺之本意亦前人之失也

序例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寒熱溫涼四氣今詳之凡稱氣者即是香臭之氣其寒熱溫

涼則是藥之性且如鵝條中云白鵝脂性冷不可言其氣冷也況自有藥性論其四氣則是香臭臊腥故不可以寒熱溫涼配之如蒜

阿魏鮑魚汗鞞則其氣臭雞魚鴨蛇則其氣腥腎狐狸白馬莖棍近隱起人中白則其氣臊沉檀龍麝則其氣香如此則方可以氣言之其序例中氣字恐後世誤書當改為性字則於義方允

今人用巴豆皆去油訖生用茲必為本經言生溫熱寒故欲避寒而即溫也不知寒不足

避當避其大毒矧本經全無去油之說故陶隱居云然今黃黑然亦太過矣日華子云炒

不如去心膜煮五度換水各煮一沸為佳其

杏人桃人葶蘆胡麻亦不須熬至黑但慢火炒令未黃色斯可矣

凡服藥多少雖有所說一物一毒服一丸如細麻之例今更合別論緣人氣有虛實年有老少病有新久藥有多寡少毒更在逐事斟酌量不可舉此為例但古人凡設例者皆是假

今豈可執以為定法本草第一序例言犀角羚羊角鹿角一舉末如粉臨服內湯中然今昔藥法中有生磨者煎取汁者且如丸藥中用蠟取其能固護藥之氣味勢力全備以過

關而作效也今若投之蜜相和雖易為丸劑然下咽亦易散化如何得到藏中若其間更有毒藥則便與人作病豈徒無益而又害之全非用蠟之本意至如桂心於得更有上

虛軟甲錯可削之也凡此之類亦更加詳究今人用麻黃皆合搗諸藥中張仲景方中皆言去上沫序例中言先別煮三兩沸掠去其沫更益水如本數乃內餘藥不爾令人發煩甚得用麻黃之意醫家可持此說然云折去節今通理寸剉之寸剉之不若碎剉如豆大

為佳藥味易出而無遺力也

陶隱居云藥有宜通補洩輕重滋滑燥濕此十種今詳之惟寒熱二種何獨見遺如寒可去熱大黃朴硝之屬是也如熱可去寒附子桂之屬是也今持補比二種以盡厥旨

序例

人之生實陰陽之氣所聚耳若不能調和陰陽之氣則害其生故實命全形為論曰人以天地之氣生又曰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是以陽化氣陰成形也夫遊魂為變者陽化氣也

精氣為物者陰成形也陰陽氣合神在其中矣故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綱紀即知神明不可以陰陽攝也易所以言陰陽不測之謂神蓋為此矣故曰神不可大用大用即竭形不可大勞大勞則斃是知

精氣神人之大本不可不謹養智者養其神惜其氣以固其本世有不謹衛生之經者動皆觸犯既以犯養生之禁須假以外術保救不可坐以待斃本草之經於是與焉既知保救之理不可不窮保救之事行義於是存焉

二者其名雖異其理僅同欲使有知無知盡臻壽域率至安樂之鄉適是意者求其意而可矣養心之道未可忽也六欲七情千變萬化出沒不定其言至簡其義無窮而以一心對無窮之事不亦勞乎心苟不明不為物所

病者未之有也故明達之士遂至忘心心既忘矣則六欲七情無能為也六欲七情無能為故內事不生內事不生故外患不能入外患不能入則本草之用寔世之芻狗耳若未能達是意而至是地則未有不緣六欲七情而起憂患者憂患既作則此書一日不可闕也愚何人哉必欲斯文絕人之憂患乎

右隱居以謂凡節丸散藥單皆更合於曰中以杵搗數百過如此恐乾末瀟瀟不可搗不若令力士合研為佳又曰凡湯酒膏中用諸石皆細搗之如粟亦可以葛布篩令調勻並

以綿裹內中其雄黃朱砂單細末如粉今詳之凡諸石雖是湯酒中亦須稍細藥力方盡出效亦速但臨服須澄濾後再上大不爾恐道藥力不見效湯酒中尚慮藥若在服食膏

中豈得更如粟也不合如此立例當在臨時應用詳酌爾又說吹咀兩字唐本註謂為商量斟酌非也嘉祐復符陶隱居說為細切亦非也儒家以謂有合味之意如人以口齒咀嚼雖破而不塵但使舍味耳張仲景方多言吹咀其義如此

病人有既不洞曉醫藥復自行臆度如此則九死一生或醫人未識其病或以財勢所迫占奪強治如此之輩醫家病家不可不察也要在聰明賢達之士掌之則病無不濟醫無不功世間如此之事甚多故須一一該舉以俟或然

夫人有貴賤少長病當別論病有新久虛實理當別藥蓋人心如面各各不同惟其心不同藏腑亦異藏腑既異乃以一藥治衆人之病其可得乎故張仲景曰又有土地高下不同物性剛柔食居亦異是故黃帝與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臨病之功宜須兩審如是則依方合藥一藥而用亦以疎矣且如貴豪之家形樂志苦者也衣食足則形樂心慮

多則志苦岐伯曰病生於脉形樂則外實志苦則內虛故病生於脉所養既與貧下異憂樂思慮不同當各逐其人而治之後世醫者直委此一節閉絕不行所失甚矣嘗有一醫官暑月與貴人飲貴人曰我昨日飲食所傷

今日食減醫曰可餌消化藥作人當服十九公嘗減其羊下噉未久疎遲不已幾致斃以此較之虛實相遠不可不察故曰病當別論又一男子暑月患血痢醫妄以涼藥逆制專用黃連阿膠木香藥治之此藥始感便治則可今病久腸虛理不可服踰旬不已幾致委頓故曰理當別藥如是論之誠在醫之通變又須經歷則萬無一失引此為例餘可效此凡用藥必須擇州土所宜者則藥力具用之有據如上黨人麥川蜀當歸齊州半夏華州細辛又如東壁土冬月反半天河水熱湯漿水之類其物至微其用至廣蓋亦有理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費其功終亦不能活人聖賢之意不易盡知然捨理何求哉凡人少長老其氣血有盛壯衰三等故岐伯

曰少火之氣壯壯火之氣衰蓋少火生氣壯火散氣况復衰火不可不知也故治法亦當分三等其少日服餌之藥於壯老之時皆須別處之決不可忽也世有不留心於此者往往不信遂致困危哀哉

今人使理中湯九倉卒之間多不效者何也是不知仲景之意為必效藥蓋用藥之人有差殊耳如治胃痺心中痞堅氣結胃滿脅下逆氣搶心治中湯主之人參木乾薑甘草四物等共一十二兩水八升煮取三升每服一升日三服以和為度或作丸須雜子黃大皆奇效今人以一九如楊梅許服之病既不去乃曰藥不神非藥之罪用藥者之罪也今引以為例他可效此然年高及素虛寒人當逐宜減甘草

夫高醫以善藥為能倉卒之間防不可售者所須也若桑寄生桑螵蛸鹿角膠天靈蓋虎膽蟾酥野駝螞蓬葉空青婆娑石石蠟冬灰臘雪水松黃之類如此者甚多不能一一遍舉唐元澹字行冲嘗謂狄仁傑曰下之事上

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脯腊膜膜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疾病。門下充旨味者多矣。願以小人備一藥可乎。仁傑笑曰：公正。吾藥籠中物不可一日無也。然梁公因事而言，獨譬之以藥，則有以見天下萬物之中，尤不可闕者也。知斯道者，知斯意而已。

凡為醫者，須略通古今，粗守仁義，絕馳騁能所之心，專博施救拔之意。如此，則心識自明，神物來相，又何必感感沽名，礙礙求利也。如或不然，則曷以致姜撫沽譽之慙，通華他之矜，能受戮乎。

嘗讀唐方技傳，有云：醫要在視脉，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一藥偶得，作藥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今詳之病，有大小新久，虛實豈可止以一藥攻之。若初受病，小則庶幾，若病大多日，或虛或實，豈得不以他藥佐使。如人用硫黃，皆知此物大熱，然石性緩倉卒之間，下咽不易，便作效。故智者又以附子乾薑桂之類，相佐使，以發之，將併力攻疾，庶幾速效。若單用硫黃，其可得乎。故知許嗣宗

之言未可全信。賢者當審度之。

夫用藥如用刑，刑不可誤，誤即千人命。用藥亦然。一誤，即便隔生死。然刑有鞠司鞠成，然後議定。議定然後書罪。蓋人命一死不可復生。故須如此詳謹。今醫人纔到病家，便以所見用藥。若高醫識病，知脉藥又相當如此。即應手作效，或庸下之流，孟浪亂投，湯劑遂巡，便致困危。如此殺人，何太容易。世間此事甚多，良由病家不擇醫，平日未嘗留心於醫術，也可不懼哉。

序例下

治婦人雖有別科，然亦有不能盡聖人之法者。今豪是之家，居奧室之中，處帷幔之內，復以帛幪手，臂既不能行，望色之神又不能殫切。脉之巧四者，有二。關焉。黃帝有言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形氣相得，謂之可治。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天不澤，謂之難已。又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若患人脉病不相應，既不得見其形，醫人止據脉供藥，其可得

乎。如此言之，烏能盡其術也。此醫家之公患，世不能革。醫者不免盡理質問病家，見所問繁，深為醫業不精，往往得藥不肯服。似此甚多，扁鵲見齊侯之色，尚不肯信，況其不得見者，嗚呼，可謂難也已。

又婦人病溫，已十二日，診之其脉六七至而澁，寸稍大，尺稍小，發寒熱，頰赤，口乾，不了了耳聾，問之病後數日，經水乃行，此屬少陽熱入血室也。若治不對病，則必死。乃按其證，與小柴胡湯服之，二日又與小柴胡湯加桂枝。

乾薑湯一日，寒熱遂已。又云：我臍下急痛，又與抵當丸，微利，臍下痛，瘥身漸涼，和脉漸勻，尚不了了，乃復與小柴胡湯。次日云：我但胃中熱，躁口鼻乾，又少與謂胃承氣湯，不得利。次日又云：心下痛，又與大陷胃丸，半服，利三行，而次日虛煩不寧，時妄有所見，時復狂言。雖知其尚有燥屎，以其極虛，不敢攻之。遂與竹葉湯去其煩熱，其夜大便自通。至曉兩次，中有燥屎數枚，而狂言虛煩盡解，但咳嗽唾此肺虛也。若不治恐乘虛而成肺痿，遂與小

柴胡去人參大棗生薑加乾薑五味子湯一日數減二日而病悉愈以上皆用張仲景方有婦人病吐逆大小便不通煩亂四肢冷漸無脉凡一日半與大承氣湯兩劑至夜半漸得大便通脉漸生翌日乃安此關格之病極難治醫者當審謹也經曰關則吐逆格則不得小便如此亦有不得大便秘者

有小兒病虛滑食略化大便日十餘次四肢柴瘦腹大食訖又饑此疾正是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又謂之食併者時五六月間脉

洪大按之則絕今六脉既單洪則夏之氣獨然按之絕則無胃氣也經曰夏脉洪多胃氣少曰病但洪無胃氣曰死夏以胃氣為本治瘵失於過時後不逾旬果卒有人病久嗽肺虛生寒熱以欬冬花焚三兩茅俟煙出以

筆管吸其煙滿口則熅之至倦則已凡數日之間五七作差  
有人病瘵月餘日又以藥吐下之氣遂弱疾未愈觀其病與脉乃夏傷暑秋又傷風乃與柴胡湯一劑安後又飲食不節寒熱復作此

蓋前以傷暑今以飲食不謹遂致吐逆不食脇下牽急而痛寒熱無時病名痰瘧以十棗湯一服下痰水數升明日又與理中散二錢遂愈

有人苦風痰頭痛顛掉吐逆飲食減醫以為傷冷物遂以藥溫之不愈又以丸藥下之遂厥復與金液丹後譫言吐逆顛掉不省人狂

若見鬼循衣摸床手足冷脉伏此胃中有結熱故昏昏不省人以陽氣不能布於外陰氣不持於內即顛掉而厥遂與大承氣湯至一劑乃愈方見仲景後服金箔丸方見則繁

有男子年六十一脚腫生瘡忽食猪肉不安醫以藥利之稍愈時出外中風汗出後頭面暴腫起紫黑色多睡耳輪上有浮泡小瘡黃汗出乃與小續命湯中加羌活一倍服之遂愈

有人年五十四素歲多中寒近服免絲有效小年常服生硫黃數斤脉左上二部右下二部弦緊有力五七年來病右手足筋急拘攣言語稍遲遂與仲景小續命湯加葱豉人一

兩以治筋急減黃本人參芍藥各半以避中寒杏人只用一百五枚後云渴覺大冷因令盡去人參芍藥黃芩三物却加當歸一兩半遂安今人用小續命湯者比比皆是既不能逐證加減遂至危殆人亦不知今小續命湯世所須也故舉以為例可不謹哉

夫八節之正氣生活人者也八節之虛邪殺入者也非正氣則為邪非真實則為虛所謂

正氣者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此天之氣也若春在經絡夏在肌肉秋在皮膚冬在骨髓此人之氣也在處為實不在處為虛故曰若以

身之虛逢時之虛邪不正之氣兩虛相感始以皮膚經絡次傳至藏腑達於骨髓則藥力難及矣如此則醫家治病正宜用藥抵截散補防其深固而不可救也又嘗須保護胃氣舉斯為例餘可效此

圖經衍義本草上卷三